

繪製鄉土中國的全景圖

——讀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

◎ 畢新偉

丁帆先生無疑是對中國鄉土小說研究作出了開拓貢獻的學者。如果說《中國鄉土小說史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中國大陸與台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是他階段性的研究成果，那麼，新著《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引用只注頁碼）便是多年研究的總彙集。這部沉甸甸的、凝聚著作者智慧和理性之光的大書，全方位地探討中國鄉土小說，立論嚴謹、新見迭出，對中國鄉土小說的研究品質和研究品位進行了多方面的提升，是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重要收穫。

一 對鄉土小說世界性因素的開掘

丁帆先生開篇把中國鄉土小說放在世界鄉土小說的生成與發展中予以定位，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問題作出了開拓性證明。鄉土小說的興起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現象，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過程中，聚合著人類的複雜情態，鄉土小說因此成為現代性的一種文學體驗。十九世紀上半期，歐美在現代文明的燭照下開始了鄉土記憶的書寫，從此一發不可收。進入二十世紀，世界性鄉土文學畫廊裏添加上中國鄉土小說的身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封建意識使農業文明成為被批判的焦點，在周氏兄弟創作理論的引導下，「1920年代的中國文學創作幾乎和世界性的鄉土小說創作熱同步，形成了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鄉土小說流派』。」（頁6）

經受著兩種文明的激烈衝突，世界性鄉土小說的家族特徵甚為明顯，其「地方色彩」和「風俗畫面」成為基本的創作風格和創作追求。對此，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中闡述道：「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係，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示出一種不同的風格。」周作人重視「風土的影響」，把「土氣息泥滋味」表現出來，呼籲創作者做「忠於地」的「地之子」。作為一種普適性的創作原則，茅盾對「地方色」的解釋是：「地方色就是地方底特色。一處的習慣風俗不相同，就一處有一處底特色，一處有一處底性格，即個性。」（《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5月31日）丁帆先生重讀魯迅的鄉土文學概念，認為魯迅提出了鄉土文學的兩個創作規範，「鄉愁」也即博大的人道主義胸懷和「異域情調」，隨後他總結道，中國最初對鄉土小說概念的定義，「基本上認同於鄉土小說世界性母題的理論概括，即把『地方色彩』（『異域情調』）和『風俗畫面』作為最基本的手段和風格」。（頁14-15）

世界性鄉土小說是現代性的一種「震驚」體驗，顯示出現代社會中鄉土的尷尬處境，一種存在而不屬於的無所適從的姿態。代表了進步和科學的工業化浪潮打破了田園世界的寧靜和古

樸，悖論式的發展給人們帶來難以撫平的焦灼，身在城市而眷顧鄉土於是成為鄉土作家普遍的身分定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鄉土是現代文明到來以後才被發現出來的。這既是中國鄉土小說也是世界鄉土小說生成的原因，在世界範圍內，各民族鄉土小說便具備了同質性。

中國鄉土小說在順應世界鄉土小說潮流的同時，也顯示出自身的特性。基於啟迪民眾的急切心情，鄉土書寫與國民性批判被整合在一起。這種思想有跡可尋，是晚清「新民」、「覺民」的政治思想向文化領域的轉變。「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新文學，在「人國」理想的期待視野下，拯救麻木的靈魂，不能不是創作者恰當的選擇。

二 建構鄉土小說學

鄉土小說作家蕭紅曾經說過：「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家，有各式各樣的小說。」（轉引自聶紺弩《〈蕭紅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蕭紅是要在宏大敘事之外闡述其小說的存在價值，在她之前，沈從文同樣表達過小說不被理解的焦慮：「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4年。）二人的創作旨趣表明，其小說不論在敘述形態上還是在思想意蘊上，都有作者特別的思考。這說明鄉土小說有自己的小說學，丁帆先生在總結世界鄉土小說理論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便提出了鄉土小說的小說學。

鄉土小說是面向傳統生活世界的敘事作品。「現代」到來之後，作為對現代文明的對抗和超越，傳統文明被賦與恒長、古樸、優雅、寧靜的文化形態，呈現出天人合一、其樂融融的和諧境界。無論怎麼描繪鄉土，這都是最深層的底子。在這個底子上，鄉土小說具有了外形內質上的「三畫四彩」。

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即「三畫」，「既是鄉土存在的具體形相，同時也是描繪鄉土存在形相的鄉土小說的文體特徵。」（頁21）柄谷行人在談到日本現代文學中的風景時認為，「風景之發現」是一個現代事件，風景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三聯書店，2003年，頁12。）被現代人「看」出來後才獲得了存在的意義。自然風景被創作主體採擷到作品中生成風景畫，承擔起多種敘事功能。地方色彩、人物的活動空間、風格特徵等對此有不同程度的依賴，並且風景本身便是作品意義的承載部分，滲透著創作主題的情感態度。風俗畫是由鄉風民俗構成的文學畫面，這是正宗的傳統，具有明顯的地方性，這種純粹的人文景觀規定著人物的生活形態和道德倫理。籠罩著風景畫和風俗畫的是風情畫，由地域自然形態和風俗共同鑄造的生活形態所瀰漫的人性和人情便是風情畫的基本內容。

鄉土小說不僅有「三畫」這樣鮮明的美學品格，還有突出的內在靈魂。「四彩」，即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是鄉土小說的精神價值。自然色彩與神性色彩具有一定的客觀性，憑著對這些地方性知識的熟諳，創作主體得以灌注對鄉土的滿腔熱忱。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曾被魯迅感知到，是對魯迅「僑寓」性和「鄉愁」的理性概括。鄉土小說創作主體無一不是離開鄉土以後，經受了現代城市文明的「震驚」體驗，才返觀、回視鄉土中國的。與鄉土社會拉開了時空距離，物質性的鄉土遂逐漸變形為精神的鄉土。鄉土不僅在身外，而且正在一步步從歷史中淡出，這種歷史的悲哀是造就鄉土小說悲情色彩的最根本原

因。

鄉土小說學的建立，預示著鄉土小說研究的學科化和科學化、知識化、資源化，對於反思文明問題和現代化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 繪製鄉土中國的全景圖

《中國鄉土小說史》勾勒了二十世紀中國鄉土小說的生命歷程，脈絡清晰、條理分明，字裏行間透露出了丁帆先生敘史的自信和評價的到位。品讀之間，常沉浸其中而不能自返。

一般認為魯迅的鄉土小說揭示了鄉土中國的破敗和農民的愚昧麻木，魯迅對傳統持拒絕的態度。其實魯迅的鄉土小說並不單一，《故鄉》、《社戲》一類的小說就蘊含了「鄉戀」，固然，按照丁帆先生的啟蒙理性，「其批判鋒芒之削弱是顯而易見的」。（頁33）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魯迅對鄉土社會破敗的揭示，正說明他無法忘懷鄉土中國，在《故鄉》中我們看到，閩土的麻木化由一系列現實問題造成，這些問題是「現代」到來之後社會混亂而引發起來的，它們導致了鄉土社會的崩潰和農民精神的荒漠化。而「現代」未到之前的鄉土社會也因此讓魯迅留戀起來。丁帆先生談到的魯迅意識結構中的「理性精神與文化情感」的共在，便是客觀合理的論斷，實則現代中國的鄉土小說創作主體都是如此，或是二者相對應，或是二者相背反。

與魯迅作品中凋零的鄉土相對照，廢名展現了生機盎然的鄉土世界。開啟現代田園詩風的廢名，回避了魯迅式的峻急情懷，以散文化、詩化的筆觸描繪鄉風民俗中民眾的怡怡之樂，自然、風俗、人倫的潔淨任誰都會愛之有加。沈從文便以此建構了他的「希臘小廟」，裏面儲存了大量優美健康的人性因數，被稱為「『寫意派』鄉土小說的扛鼎人物」。（頁82）沈從文在鄉下人與城裏人兩種身分碰撞的焦慮中，一手批判城市，一手謳歌鄉土，使他成為一個現代憂鬱的浪漫主義者，對兩種文明的檢視給我們留下豐富的思考。

現代鄉土小說從五四開始形成了上述兩條敘述鄉土生活的路徑。魯迅開啟的「鄉土寫實小說流派」在二十年代一度輝煌，歷歷可數的有王魯彥、許欽文、台靜農、蹇先艾、彭家煌、許傑等，其創作瀰漫著鄉土的悲哀。丁帆先生敏銳地觀察到，「『五四』鄉土小說更偏重於社會權力結構中兩大陣營的正面衝突，『階級鬥爭』已逐漸成為他們結構小說的骨架，中國現代鄉土小說創作的主旨就此開始由指向『思想革命』的文化批判向指向『社會革命』的社會批判轉換。」（頁65）進入三十年代出現的「豐收成災」小說實際上已經完成了這樣的轉換，鄉土小說向「左」轉了，並左右著其後多種多樣的鄉土小說類型：「革命+戀愛」式的鄉土小說、「社會剖析派」的鄉土小說、「東北作家群」的鄉土小說、「七月派」的鄉土小說，以及「山藥蛋派」、「荷花澱派」的鄉土小說。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後，鄉土小說的變調趨於極端化，接續著「土改」的農村敘事，五十年代的農村敘事被一體化的「農業合作化」敘述所包攬，「文革」期間農村的階級鬥爭敘事則把現代鄉土小說送上了不歸路。

新時期鄉土小說接續了現代的兩個傳統，高曉聲走魯迅一路，汪曾祺走沈從文一路，更多的人在二者之間遊走，如古華及知青群體、尋根作家群。而在新寫實小說中，對鄉土的觸及顯然是較早的底層敘述了。

鄉土中國的一個世紀如一幅長卷，一軸軸被拉開，作為丹青妙手，我們分明看到丁帆先生潑墨揮灑的英姿，作巴爾扎克式「書記官」的努力。

四 結語：對當下的介入與人文關懷

中國的現代化由於歷史的原因而間歇化、階段化，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加速了現代化的進程，鄉土社會遭遇到來自城市文明的地毯式衝擊，「三農」問題於是成為文明的症候，上世紀末以及新世紀的小說，大量書寫著城鄉之間激烈的衝突。誠然，這顯示出作家的良知和入世的熱忱，是值得我們嘉許的，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令人深思。

丁帆先生認為，在當今時代，鄉土社會正遭到觸目驚心的擠壓，鄉土小說作家肩負的人文重擔是巨大的，如何面對這一具有合法性的變化，如何安置作家的道德情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對新世紀的鄉土小說家來說，就是要深刻把握市場經濟中農民內在心靈的變化，不能輕率地以農業文明來批判城市工業文明，或者簡單化地以現在的城市文明取代鄉村文明，這會使我們不得不面對雙重的文化壓迫。」（頁369）這種充分顯示出批評功能的人文話語，反映了丁帆先生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承擔精神，指出當下鄉土小說問題的癥結所在，不僅是為了解決文學問題，更大的企願在於文明的演進與傳承。

畢新偉 阜陽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六期 2008年7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六期（2008年7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